

沧海桑田“洛阳铲”

□ 刘金魁

上世纪 50 年代中叶,洛阳工业建设伊始,中央领导李富春、李先念曾来视察,听说他们把解放洛阳比作“翻天”,把建设洛阳比作“覆地”,并特别强调说“覆地”要比“翻天”难得多。这个比喻既形象又寓意深远。韶光易逝,转瞬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古都巨变,沧海桑田。而今,龙门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洛阳,已举办过 26 届牡丹花会的洛阳,黄河小浪底部分大坝所在的洛阳,声名远播,可谓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。当时年方弱冠的我,有幸参加了这场波澜壮阔的“覆地”之战。而在这场亘古未有的“覆地”战斗中,披荆斩棘的先锋中也有小小的“洛阳铲”。

古谚云:“生在苏杭,葬在北邙。”大概古人认为邙山是块风水宝地,都愿以此为归宿。东汉以来,先后有明帝显节陵、北魏孝文帝长陵等 11 个皇帝葬在这里,后妃亲王公侯百官富人也往这里挤,弄得“北邙山上少闲土”,竟“无卧牛之地”。这些土馒头一样的地下宝库,像磁石般吸引考古工作者寤寐求之,当然也引起掘墓者的兴趣,于是“洛阳铲”应运而生。

55 年前,我初到洛阳,见一种怪模怪样的刨土家伙:平不平,扁不扁,方不方,圆不圆,还拖着一条四五米长的“蛇尾”,据说这“怪物”是一种掘墓的铲子。于是把它与鬼怪、骷髅联系在一起,自然“敬鬼神而远之”了。

然而,那时要做到“敬而远之”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在这块“周公定鼎”、“老子出关”、“孔子问礼”、“光武建都”、“武后登极”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,你不论走到哪里,这“怪物”总是扑入眼帘:许多住户门前竖着它,商店货架上摆着它,铁匠铺里叮叮当当打着它,马路上的汽车、驴车、板车拉着它……

儿时读梁鸿《五噫歌》,非常向往九朝帝京的“宫阙崔巍”,谁知,1955 年到洛阳时,看到的却是破败的泥屋,倾圮的土窑,秦砖汉瓦的残垣,铁骑兵车碾过的断桥,唐三彩碎片的垃圾堆……隋炀帝的西苑遍地瓦砾,石崇的金谷园荒草没膝,邵雍的安乐窝成了鼠兔的乐园……这自然是千百年来“兵家必争”的后果。当时,几十万建设大军突然间云集于此,无处栖身,只好“天作房,地当床”了。半年后才住进自己动手搭建的草席盖顶、篱笆作墙的“安乐窝”。洛阳天气“春雨贵如油,秋雨不断头”,秋雨连绵时节,窝外大下,窝内小下;窝外不下,窝内滴答。最难的是“行”。洛阳土质性黏,是制造陶瓷的良材,故洛阳唐三彩天下闻名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有人拿它当糨糊贴大字报。一下雨,走在“糨糊路”上,那真是“难于上青天”了。有首打油诗:“此路待人亲,粘住难离分;向前迈一步,拔断数根筋。”

“覆地”之难,其中之一就难在“地下之战”。洛

阳古墓之多,全国罕有,而古墓是大兴土木搞建设的“心腹之患”。土建之前,必须探明地下,对古墓发掘清理。在现代战争中,扫雷早已有探雷器,而今地下核设施都难逃电子眼。但50多年前,我们“一穷二白”,连最普通的钻探设备都没有。建设者由盗墓贼寻找地下古墓受到启发,终于找到了一种利器,这种铲子尺把长,如一节毛竹竖切一半,垂直落地压痕似马蹄印,故又名马蹄铲。铲子柄为四五米长的竹竿,竹竿末端系一根更长的绳子。靠铲子自重冲击打孔,观察铲子带的土,便对地下情况一目了然。

但在方圆近百里的工业建设区,要探明地下古墓谈何容易,简直如大海捞针!但再难也难不倒古都建设者,他们决心把所有工地“过过筛子”,办法就是:先在地面上用白灰标出一米见方的棋盘格,然后用马蹄铲在每个交点上打孔,孔要打几米、几十米深,孔口大小如茶杯。看吧,“过了筛子”的大地,孔洞均匀密布,状如蜂窝,“印”满棋盘格的地表,十分壮观,地球上恐怕绝无仅有。在发掘现场,坑壕交错,堆土如山……可惜当时无条件“航拍”,为古都的天翻地覆留下一幅“原生态”,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“沧海桑田”。

早上七八点钟上工时,你立在马路边看吧,一支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单车队伍,从老城向未来的工业区如潮水般奔涌,每辆单车后座上都夹着饭盒和马蹄铲。当时古都有多少工地?建筑规模如何?瞧瞧这支铺天盖地的大军便略知一二了。

时值三九,天寒地冻,但建设者的热情足以融雪化冰。在刚刚收割过玉米、红薯的农田上,钻探大军安营扎寨。因工期短暂,任务繁重,即使农历大年初一,工地上也是人欢马叫。也许是建设者的激情感动了上苍,啊,突然“天花乱坠”——正月十五雪打灯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我们在工地上,用探铲柄高高挂起了洛阳宫灯,敲锣打鼓,点燃爆竹。并在探铲柄上贴“竖联”:翻天巨炮震四海,覆地探

铲撼九州。吃过元宵,冒着鹅毛大雪,又继续拉开战幕:如万箭齐发的探铲,向着“河图洛书”的河洛大地发起掘进,穿越冻土层夯土层沙石层,穿越二里头文化层龙山文化层仰韶文化层,穿越周鼎吴戈越剑秦砖汉瓦唐陶宋瓷元弓明弩清钱,穿越历史的风雨雷电……

随着探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上下下的动作,厂房栉比,烟囱林立,高楼拔地,大道延伸,长桥卧波,立交纵横,“浮法”(玻璃)闪光,“铁牛”(拖拉机)长鸣,三彩马奋鬃扬蹄,牡丹花“天香染衣”……

一只新铲长约一尺,用到“退役”,只剩寸把。每当我凝视那些铲茬茬,不禁怦然心动——它“喝”了多少建设者的心血与汗水!“铁杵磨绣针”只是个比喻,而这尺把长的铁铲,变为寸把长的铲茬茬,这真正是建设者的血肉之躯磨成的啊!

我曾设想,把那些铲茬茬收集起来,堆成一座“铲山”,留作纪念。后来又觉纯属蛇足——1200年前杜甫梦寐以求的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山”的千万间广厦,耸立在古都大地上,不就是最好的纪念丰碑吗?

洛阳铲,古都建设者手里的拓荒铲、建设铲、创造铲、幸福铲,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!

啊,洛阳铲!

(刘金魁,笔名仲子,1934年8月生,中专文化。1955年于长沙汉口工业学校毕业,分配至洛阳轴承厂工作,1979年调入《牡丹》编辑部任编辑。1980年5月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。发表有小说《寿师傅》、《刘可夫专家》、《一只老虎钳》、《老师傅》、《成长》、《俺和师爷》、《春光满园》、《礼物》、《过年》、《真没想到》,报告文学《汽马驰骋》,散文《刘主席赏牡丹》、《永恒的记忆》等。)

责任编辑 王小朋